

大暑三秋近 林钟九夏移

文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李元

◎诗词歌赋

“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。”蝉鸣把暑气拧成了绳，在老槐树的叶隙间反复缠绕。大暑的午后，连风都懒得掀动门帘，柏油路蒸腾着肉眼可见的热浪，将远处的楼影泡得发虚。7月22日迎来大暑节气，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同时，7月20日入伏，酷热的“三伏天”也已经开始，“蒸煮模式”达到了顶峰。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，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来刻画大暑，有炎热景象，也有纳凉雅趣，翻开一卷泛黄的诗笺，看千年前的文人摇着蒲扇，在墨痕里辟出一方清凉——他们写腐草为萤，写荷风夕露，写竹簟凉如水的夜半。原来最灼热的节气里，竟也藏着最清透的句子，像井台上沁出的水珠，圆润透亮，把人间冷热都酿成了月光。

大暑是难熬的。正如白居易的《苦热喜凉》中说“经时苦炎暑，心体但烦倦。白日一何长，清秋不可见。”经历了长时间的酷暑，心情和身体都感到十分疲倦。白天是多么的漫长，清爽的秋天却迟迟不见踪影。这几句诗直观且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酷暑时节备受煎熬、身心俱疲的感受以及对清凉秋天的渴望。

同样被大暑的酷热折磨到“生无可恋”的还有诗人曾几：“赤日几



时过，清风无处寻。经书聊枕籍，瓜李漫浮沉。兰若静复静，茅茨深又深。炎蒸乃如许，那更惜分阴。”烈日炎炎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过去，连一点儿清凉的风都无处寻觅。天气热到如此地步，哪里还能顾得上珍惜那一点点光阴。

大暑是唯美的。腐草为萤，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，此为大暑三候。萤火虫卵化而出，天气闷热，土地潮湿，还常有雷雨出现。这是大暑的季节特征，也是大自然写给人间的炽热浪漫的情书。“大暑三秋近，

林钟九夏移。桂轮开子夜，萤火照空时。菰果邀儒客，菰蒲长墨池。绛纱浑卷上，经史待风吹。”这是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大暑六月中》。“林钟”为古代十二乐律之一，对应农历六月，“九夏”代指夏季，意思是大暑时节到来，夏天就要过去，秋天即将来临，点明了季节的流转。“桂轮”指月亮，明月高悬，子夜时分，萤火虫漫天飞舞，给炎热的夏天增添了几分浪漫气息。整首诗从夏天的景色入手，通过描写子夜的月亮、漫天的萤火虫以及菰和蒲等唯美浪漫的景色，表现了大暑独特的美和诗人从容恬淡的心境。

当然，人们面对酷暑，也不是只能被动遭罪。如果说元稹在静观中觅得清凉，那么黄庭坚则选择用艺术主动创造清凉：“蕲竹能吟水底龙，玉人应在月明中。何时为洗秋空热，散作霜天落叶风。”诗中以“蕲竹”作为核心意象，蕲竹制成的笛子音质清幽柔和，美妙婉转，仿佛具有神奇的力量，甚至能够打动水底的蛟龙。“玉人应在月明中”则将吹笛的女子置于明月的背景之下，给人一种清丽、高雅的感觉，仿佛她是来自月宫的仙子，为炎热的人间带来一丝清凉。诗人

通过欣赏美妙的乐曲，由听笛的感受转而抒发对清凉的渴望，希望能洗尽炎热，让秋风带来凉爽。用艺术消解炎热带来的烦闷，不失为消夏避暑的好方法，此时，大暑是清雅的。

“绿阴随合之，碎玉光斑斓。我举大榼酒，欲与风月欢。清风不我留，月亦无一言。独酌径就醉，梦凉天地宽。”在大暑酷热的背景下，竹林成了诗人的避暑胜地。这首《大暑竹下独酌》既表达了诗人对竹子在酷热中依然悠然自得的君子形象的赞美，也流露出诗人在竹林中独酌的孤寂与洒脱。与李白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的豪迈不同，诗人想要与清风明月共饮，却得不到回应，只好独自沉醉，但同时，“独酌径就醉，梦凉天地宽”又体现出诗人在醉酒后的洒脱与豁达，在梦中寻得了清凉与宽广的天地。此时，大暑是洒脱的。

大暑的热，是天地间最浓烈的笔墨。诗人们或在竹下独酌，或借扇底清风，将暑气酿成了诗。那些蝉鸣、流萤、月影与酒香，在千年后夏夜依然鲜活。当我们重读这些诗句，暑热仿佛有了形状，烦躁里也生出几分诗意——原来最炽烈的时节里，也藏着最清凉的心境。

那么，在你眼里，大暑是什么样子的？

古人水上运动也精彩

炎热的夏天，游泳、漂流等水上运动成了人们消夏避暑的重要选择。在古代，水上运动被统称为水嬉。历史上第一位著名“跳水运动员”为晚唐时人曹贊，他的官方身份是水嬉艺人。他会从百尺的高台上纵身跳下，这和现在的跳水有几分相似。这个人游泳技术高超，“回波出入，变易千状”，只见他在水里回旋出没，变换各种游泳姿势，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颇有些奥运会上的花样游泳的感觉。

晚唐五代时期，一些贵族富豪已经拥有私人游泳池。大诗人白居易非常喜欢水嬉活动，他在许多诗作中都提到水嬉。《斋居春久感事

遣怀》诗中提到他经常在洛阳观看水嬉表演：“久作龙门主，多为兔苑宾。水嬉各尽日，雪宴烛通晨。”他自己也经常和友人泛舟水嬉：“解缆始登泛，山游仍水嬉。”

水秋千出现于晚唐，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水上运动，与龙舟竞渡经常一起表演。这种运动的难度非常大，所以“内人稀见水秋千”。到了宋代，水秋千表演才逐渐多起来。在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(卷七)《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》一章中，讲述了宋徽宗是如何组织水秋千表演的。

在每年三月二十日左右，宋徽宗赵佶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大臣，

前往金明池内的临水殿观龙船争标，“又有两画船，上立秋千，船尾百戏人上竿，左右军院虞侯监教鼓笛相和，又一人上蹴秋千，将架(荡)平，筋斗掷身入水，谓之水秋千。”这种水秋千类似现在的跳水，但不是用跳板或跳台，而是用秋千板。水秋千架在船头上，表演的人借着秋千的摆动，摆到几乎与顶架的横木相平时，突然从秋千上腾空而起，在空中完成翻筋斗等各种动作，最后跳入水中。这是难度极大的跳水表演。因为秋千荡平只是一瞬间的事情，如果没有适时跳离，它就会往回荡，再脱手跳离就很危

险了。

当时还有分两队蹴水秋千比动作、比技术的传统，北宋王珪有一首宫词中就描写了两队竞技，宫人内眷争相观看的情景：“内宫稀见水秋千，争擘珠帘帐殿前，第一锦标谁夺得，右军输却小龙船。”

像水秋千这样新颖的水上游戏，在宋代不断涌现，例如“水球”比赛。水球比赛参赛者在水中轮流投掷气球，以距离远近定输赢，宋徽宗有诗描写了这一比赛情况：“戏掷水球争远近，流星一点耀波光。”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